

关注

《小时代3》和《后会无期》在影坛的短兵相接，郭敬明、韩寒的明争暗斗，引爆了新一轮的粉丝经济。影评人认为，两部电影的大卖并非艺术质量高而吸引观众，而是伴随偶像日渐发酵的话题所引发的观影潮——

娱乐崇拜下的“粉丝电影”能走多远？

□赵凤兰



7月28日，韩寒在杭州为电影《后会无期》做宣传。东方IC供图

青春电影在这个鲜有大片出没的暑期档迎来了观影小潮汐。在中国大片整体陷入无所作为的沉寂期之际，近日来《小时代3》、《后会无期》等一系列或炫富或恶搞或玩深沉的“青春无忌”式影片，以玩世不恭的面貌粉墨登场，继续制造着一夜暴富的票房神话，这也使得这个不按常理出牌、令人摸不着头脑的电影市场显得愈发扑朔迷离。

文坛翘楚郭敬明和韩寒此番携其《小时代3》和《后会无期》在影坛短兵相接，引爆了新一轮的粉丝经济。前者首日票房达1.1亿元，刷新了2D国产片的首日票房纪录，成为继好莱坞大片《变形金刚4》之后2014年首映票房亚军；后者也创下了首映日7650万元票房的不俗成绩，成功跻身内地首日票房榜前十。两个蹒跚学步、初涉影坛的外行导演都成了国内电影界的超大赢家，这种残酷且诡异的现象足以令那些致力于电影美学、讲好中国故事的传统导演们恐慌——未来的电影市场越来越像一个黑洞，完全不知道拿什么去满足。

韩寒与郭敬明的影坛PK

伴随着《小时代3》的热映，顶着吐槽和骂名的郭敬明今年继续在影坛“发酵”，他的“刺金时代”一如既往地沿袭着前两部奢靡

逊色不少。“影片《后会无期》反映出人生的偶然性、不稳定性和不可预料性，可这个故事却讲得并不精彩，片中那些俏皮而富有哲理性的语言也很浅薄，有种‘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

而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看来，这两部电影都不是什么好电影，相比之下，他更不喜欢《小时代》一些。“由时尚文化包装而成的《小时代》简直信马由缰，人物情节支离破碎，俨然一个秀场拼盘；《后会无期》的电影感不强，就像是韩寒个人的一段影像旅行日记。就两人而言，郭敬明有更忠实的粉丝，年龄层更低；韩寒的文艺气质更浓，思想更独立。”

没有正确价值观的电影终会沦为泡沫

韩寒的《后会无期》开拍时，曾有人拿他与老对手郭敬明做比较，韩寒宣称“我的电影不会口碑和票房两极分化”，他表示，“我的读者和受众与一般的粉丝不太一样，他们的眼光、判断非常独立，会很客观冷静地去审视你的作品，并不盲目。他们的智商和想象力也是让我自豪的一件事，我也根本忽悠不了他们。所以我相信，如果我的电影票房很好，那么口碑也一定不会差。”他认为郭敬明给国人灌输了不正确的金钱观，而他会做一部有独立思想和品格的电影。

郭韩二人虽同为80后，但对电影的人文体验和审美趣味却截然不同。谈到两人的青春电影，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黄式宪始终对《小时代3》所引领的奢靡之风嗤之以鼻。他说：“《小时代》这样的‘粉丝电影’，吊诡地将青春与爱情紧紧跟财富和物欲捆绑在一起，整个故事的情节轴线沦入‘自恋狂’式的狭隘，可谓集‘富二代’炫富梦之大成。其时尚，浪漫而颇富戏剧性的高潮，所演绎的无非是一场思想空洞而贫瘠的‘时装秀’。”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影视系主任陈旭光对韩寒的处女作也略有微词。他认为，作为韩寒这个文艺小青年的第一次，《后会无期》所传递出的三观倒是正确无害，但并没有体现出他的才华。从艺术角度看，《后会无期》离电影的专业水准还差很多；在艺术才情和电影感上，比起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也

而在黄式宪看来，这种以“欲望”为诱饵而制造的高端票房神话，必然导致以现实的真实为支点、为第一性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退场，更将以“物欲”通走“精神”，由此所催生的岂止是“价值观的暧昧”，更是“价值观的沦丧”。

“介于偶像强大的影响力和惑众力，有影响的明星应提升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做到既尊重电影规律又尊重市场规律，不宜过于透支大众对自己的认同。”尹鸿说。

“没有精神营养、不能传递正能量价值观的作品大多昙花一现。”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张德祥说，“靠拼凑、猎奇、无厘头、颠覆、恶搞取胜的电影除了娱乐外，不能提供更多有价值的营养。电影是消遣更是一种精神的修炼，是通向更广阔世界的洞开之门。一味用资本尺度衡量艺术，是杀鸡取卵的短视行为。”

“粉丝电影”现象大于本质？

郭韩二人从文坛到影坛的明争暗斗，带动了两个粉丝群体的对视，引爆新一轮的粉丝经济。他们票房的成功在于其影片更接近当下的年轻观众，引领了一种“年轻人拍年轻人看的电影”的新气象。这两部电影的大卖并非艺术质量高而吸引观众，而是伴随偶像日渐发酵的话题所引发的观影潮。对于这两部由粉丝贡献票房的电影而言，影片的口碑特别好或特别差似乎并不重要了。

《小时代3》和《后会无期》的票房劲爆，近乎压倒性地盖过他们的前辈张艺谋《归来》的风头，这就是“粉丝”的力量。“粉丝”文化产品具有天然的话题性和传播力，各方“骂战”更像是一种“造势”，为影片节约了大量的宣传成本，在营销策略上也更加游刃有余。其褒贬不一的口碑虽然会令中立观众产

生不良印象，但也会使人增强意欲一探究竟的好奇心。

“‘粉丝电影’就是那种现象大于本质的电影。”陈旭光说，“观影行为是如今多媒体时代一种流行的风尚，对于追赶潮流的观众而言，电影的优劣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别人都看你不看就意味着落伍了，所以不少人即使听到骂声也会跑去看。”在他看来，如今电影的准入门槛低，电影市场日趋多元，年轻人的观影趣味并不受专业电影的控制，什么奇迹都有可能发生。

而在尹鸿看来，粉丝文化是青少年对心仪对象的崇拜和追捧心理造成的文化消费，几乎全世界的青少年在青春成长期都会萌生这种正常的情感依赖。而我们的主流文化往往没有顾及到青少年的精神渴望和情感宣泄需求，造成真正有价值的青春文化的缺失，就会让滥用粉丝文化的人以可乘之机。他建议，社会应营造健康的粉丝文化传统，催生真正优质的青春文化。



7月27日，郭敬明在西安宣传《小时代3》。东方IC供图

全国声乐比赛突出中国原创特色

本报讯（记者赵亮）由文化部、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主办，哈尔滨市文化和新闻出版局承办的第十一届全国声乐比赛，将于8月6日至15日在第三十二届中国·哈尔滨之夏音乐会期间举行。本届声乐比赛鼓励演唱中国原创歌曲，旨在进一步推广优秀中国原创音乐，体现国家对中国本土音乐创作的支持力度。

据悉，本届比赛目前共收到有效报名材料1156份，包括1130名个人选手和26支合唱队伍。其中，美声组485人，民族组402人，流行音乐组243人。全国声乐比赛创办于1985年，目前活跃在国内外的歌唱家，如阎维文、王秀芬、么红、戴玉强、吴碧霞等，都是在全国声乐比赛中脱颖而出的。

大型纪录片《话说草原》开机

本报讯 7月28日，大型纪录片《话说草原》开机仪式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该片以中国三大文化源流之一的草原文化为主题而展开，以中国草原文化作为大背景，结合草原生态建设、中国六大草原的民俗风情以及历史文化，从当今世界和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大趋势的高度，俯视中国草原文化的发展轨迹。

《话说草原》总导演、中央电视台高级编辑李近朱说，“我们将拍摄一部全面反映中国乃至世界草原历史文化，揭示草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源流的内涵与魅力，弘扬草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意义与作用的大型纪录片。”（苏墨）

儿童戏剧节首开“台湾周”演出

本报讯 正在暑期开展的第四届中国儿童戏剧节近日迎来了首个“台湾周”演出，两部来自台湾的优秀儿童剧登陆中国儿艺大小剧场。此外，台北如果儿童剧团还举办了儿童戏剧工作坊“儿童剧场表演workshop——小朋友大眼睛”戏剧体验活动。

据了解，台北如果儿童剧团的推理剧《猪探长秘密档案之统统不许动》，将带领小朋友充分发挥自己的观察力与想象力，现场和神探“猪探长”一起破案，而台湾六艺剧团经典亲子剧《孔融不让梨》则在轻松有趣的表演中向小朋友和家长们讲述孔融为什么“不”让梨，寓教于乐，让孩子们在感受“娱乐性”的同时，透过家长的眼睛，了解“教育性”的意义。（娜仁）

中国榜书艺术研究会书画院揭牌

本报讯 7月26日，由中国榜书艺术研究会和中视北斗传媒公司共同筹办的中国榜书艺术研究会书画院在京挂牌。书画院的成立汇聚了来自全国书画名家及爱好者，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标志着中国榜书在中国的文化艺术领域又建立了一个新的创作、交流和发展的平台。

榜书，古曰“署书”，又称“擘窠大字”，就是30厘米以上的大字都可称为榜书，字体不限。书画院成立之后，将传承弘扬中国榜书艺术，促进中国书法和文化、书法与哲学、书法与传统思想、书法与西方艺术相融合。（周彬）



言论

“考古神童”为何难逃“伤仲永式”宿命？

□姜伯静

最近，中国考古界出现了一场“闹剧”。郝笛，被冠以“中国考古第一大家”，但知名收藏人士马未都称“不知道这个人”。很多报道称郝笛为北大历史系客座教授，但北大资源学院文物学院院长刘雄明确表示：“当然不是。”第一个采访报道郝笛的天津《每日新报》魏孝民说：“他是一个商人，不是神。”而微信中最近热传的考古神童报道，实际上是多年前的旧闻，主角如今已年近三十。

这场闹剧让人费解，在信息如此发达的当下，郝笛式的新闻还能大行其道，这委实让人惊诧了。在惊诧的同时，我开始琢磨，即便这郝笛不是十几年前的“故人”，而是初生的“牛犊”，可在今天这个功利的时代，他还能摆脱“伤仲永式”的宿命吗？

仲永，是王安石笔下的人物，虽然也算文学人物，但我却始终认为这是个很真实的典型。仲永五岁的时候，“未尝识书具”，“忽怒求之”，这绝对是个天才。他的父亲感到很奇怪，“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且署上了自己的名字。这，已经是奇迹了。慢慢的，“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有的人还花钱请仲永作诗。于是，“父利其然也”，每天带着仲永四处炫耀，不让他学习。最终，天才的仲永“泯然众人矣”。

而今天的郝笛，其命运何尝不是仲永式的宿命呢？尽管他在而立之年遇到了互联网时代，却免不了被人更快地揭露，似乎更加悲哀。想一想吧，十几年前，一个能对古钱币甚至古文物略有涉猎的少年，即便粗浅，那也是很难得的事情。我们假设一下，当年，他以及他的家长能够沉下心来，寻

名师，拜名友，那今天的郝笛会如何呢？我们再假设一下，当年，周围的人或者舆论没有过分地吹捧他，而是给他一个平和的环境，给他提供一个勤学博问的空间，那今天的郝笛又会如何呢？说不定，一颗考古界的新人星早就冉冉升起；说不定，中国灿烂的文化又多了一个可以期待的接班人。但很可惜，过度的膨胀和吹捧以及盲目的名利观，毁了一个可能成型的可塑之才。他的“伯乐”如此评价他：“一开始觉得这个孩子年少，爱好吹嘘，挺好的，可没想到出名后就和过去不一样了，不单纯了。”这种不单纯，会毁掉一个人。

北大资源学院文物学院院长刘雄说，“文物鉴定学是博物学的范畴，没有神童也没有神话。”的确，没有扎实的学问根基，天才也会变成庸才，神童也会泯然众人。当然，很多事情，也不能因为有人反对就因噎废食。

初的“考古神童”，延续着“伤仲永式”的宿命，虽然借助互联网火了一把，却更加难掩“江郎才尽”的命运。而郝笛的“意外走红”，只注重名气，不注重真实的学问，只能是延误了考古，误人误己。不知是否还有人记得，当年金缕玉衣鉴定的闹剧，让中国考古界蒙羞；而今天，太多的神童幻影，说不定就是几十年后的金缕玉衣悲剧。

“考古神童”的闹剧，是一场有意的闹剧。而中国考古乃至世界考古，却大多是无意的“偶遇”。郑振铎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中国之古物，始终没有经过专门发掘者的有意发掘。”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柳暗花明又一村”，都是这个道理。而“考古神童”这么功利的故事，又怎么能摆脱“伤仲永式”的宿命呢？



责任编辑：赵亮
新闻热线：(010)84151608
E-mail:grrbwhzk@sina.com

文化点评 朝阳

《雷雨》公益场变“爆笑场”
话剧推陈出新才能吸引观众

据中国文化报 北京人艺的公益场经典话剧《雷雨》，在纪念该剧发表80周年演出时遭遇了观众笑场，屡屡有观众在不该笑的时候哄堂大笑。饰演“周朴园”的演员杨立新在微博上留言称，“《雷雨》的‘公益场’真令人失望，这样的‘公益场’不演也罢！”北京人艺的公益场，即面向大中学生的低票价专场。

背景

1934年7月，剧作家曹禺创作的《雷雨》首次发表于由巴金任编委的《文学季刊》上，同年年底由上虞春晖中学学生演出，是国内首演。此次开演前，北京人艺召开座谈会，邀请新闻界、艺术家多名专家，纪念曹禺先生《雷雨》发表80周年，而笑场事件就发生在当晚。当晚演出恰逢是以40元或80元票价，凭学生证购票的大中学生公益场。

声音

观众“吃菜花的鱼”；忍不住吐个槽。观众不是哄堂大笑贯穿全场，而是看到“周朴园”的某些表演太做作，就是一个喜剧。而“周朴园”夜探“四凤”窗户被关那一段，简直一个惊悚片。

观众“Smiley Li”；作为文学专业的学生，《雷雨》剧本有多棒我自认为是理解的。席间哄笑是有，只能说是偶尔，观众的哄笑真的是由于表演之滑稽。舞台和剧本有界，严肃和滑稽全看功底。

点评

原本一次向青年学生介绍话剧的好机会，却变成了遗憾的笑场事件。在这一事件中，网友们的观点大致分为两类，一方认为是僵化表演使然，另一方则对青年人的文化缺失表示遗憾。

事实上，发表于80年前的《雷雨》，确是中国话剧史上的一部不朽经典。但是，其创作时的社会环境与今天已经大相径庭，年轻观众理解有所偏差在所难免，这不能全归咎于演员的僵化表演，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年轻人文化缺失。

要想让更多年轻人吸引到剧院来，需要的不仅是简单地重排经典，更要挖掘经典之作与当下社会的契合之处。另外，也需要多创作和排演一些符合当下年轻人文化需求的新型话剧。如果总是守着几部经典而不去推陈出新，埋怨别人“看不懂”，无助于话剧事业的整体发展。

北大宣布静园不会变成宿舍

文物保护各方讨论值得借鉴

据新京报 北京大学日前宣布校内的静园将不会变成燕京学堂的宿舍，将按国家文物保护的要求，修缮后，作为学校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及交叉学科的教学科研办公用房。至此，引发北大校方、校友、师生以及文物保护专家们口水战的“静园事件”告一段落。

北京大学燕京学堂是该校在今年5月设立的教学科研实体机构，计划为中国国内和国外的学生开设的一年制“中国学”硕士学位项目，是“具有国际视野的开放、高端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计划”，首批学生预计在2015年秋天入学，计划招收100人。

背景

静园草坪目前是北大最大的一块草坪，也是学生课余活动场所之一，北大百年校庆文艺晚会的举办地。而草坪两侧的静园一至六院共六个庭院，其中四个为民国时期建筑，建于1926年，另外两个是1952年依据当初图纸所建。六个院落房屋均为木质结构，雕梁画壁，古色古香，为北大一景。

声音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燕京学堂”院长刘伟；这一次，我们是很有诚意地和师生沟通，此前方案一直没有最终敲定。其实在项目的筹备、选址过程中，曾找过几十位专家教授听取意见，但因为方案还没有确定，所以没有及时公开信息。

点评

事实上，历史上静园本来就是宿舍，在民国时期是燕京大学的女生宿舍，五六十年代也曾是北大学生宿舍。换言之，即便被作为学生宿舍，只要管理得当，与文物保护也并不相悖，许多外国知名高校，古建筑也常被用作宿舍。以所谓文物保护来否决静园改造，其实理由并不充分。实在看不出，作办公室和作宿舍，对于建筑物来说有何区别？

但是，一个学校的文化，是静存在所校友的记忆中的。原来的国民改造方案，在一些北大师生眼里，被认为破坏了北大原有的文化氛围，将公共文化空间圈成了高端学堂的私享空间。北大把文物保护事宜交由各方讨论，这一点值得赞赏。当然，很多事情，也不能因为有人反对就因噎废食。